

陈宝生摄影艺术集

5

摄影艺术 论

陈宝生 著



機
勵
唐
龐
遜
雲
術
論



陝西人民美術出版社

陈宝生摄影艺术集

陈宝生 著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4.5 印张 36 插页 190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68-1099-7/J·932

定价：75.00 元

前　言

张兆全

以前科技未发达，摄影者要困处于暗房中弄一张摄影佳作实在颇不易焉。这十年间满街满巷都有冲印店，彩色菲林比黑白更廉更快，连小孩子也可以随便弄得可入目的彩色照片，似乎因科技产品的普及令摄影变成“下里巴人”的东西了。

然而，正因为摄影日趋大众化，要追寻摄影佳作比以前反更困难，如是像人人垂手可得的作品，肯定难觅欣赏者，普普通通的“风景”或“人像”之类，已无法进入艺术的大雅之堂。

要怎样才可以使摄影作品技术突破且动人魂魄呢？这是每一个摄影家的难题——陈宝生的摄影佳作给我们深刻的启示，给我们有益的营养。

第一，陈宝生长期在陕北黄土高原生活和工作，他运用镜头捕捉黄土的灵魂，那些浑浊汹涌的黄河巨涛，深壑陡峭的黄土嵬坡，赤身露体的黄河孩童，弯腰斗海的勤劳纤夫，万马齐啸的无尽马群，千层万叠的剥落石崖，黄河蔽日的万里尘烟……这些素材在陈氏或者是极为常见的普通生活真实，但在海外或者外国人则是难得一见的事物。所以他的《黄河》系列作品在法国摄影节引起巨大的轰动，誉为“自己民族个性和东方力度”。我认为，陈氏的

作品特点是具有中国的艺术灵魂，他走的是“我”的道路。狭义地说，他追寻的是“黄土”的道路，而这条路，偏是西方人从未走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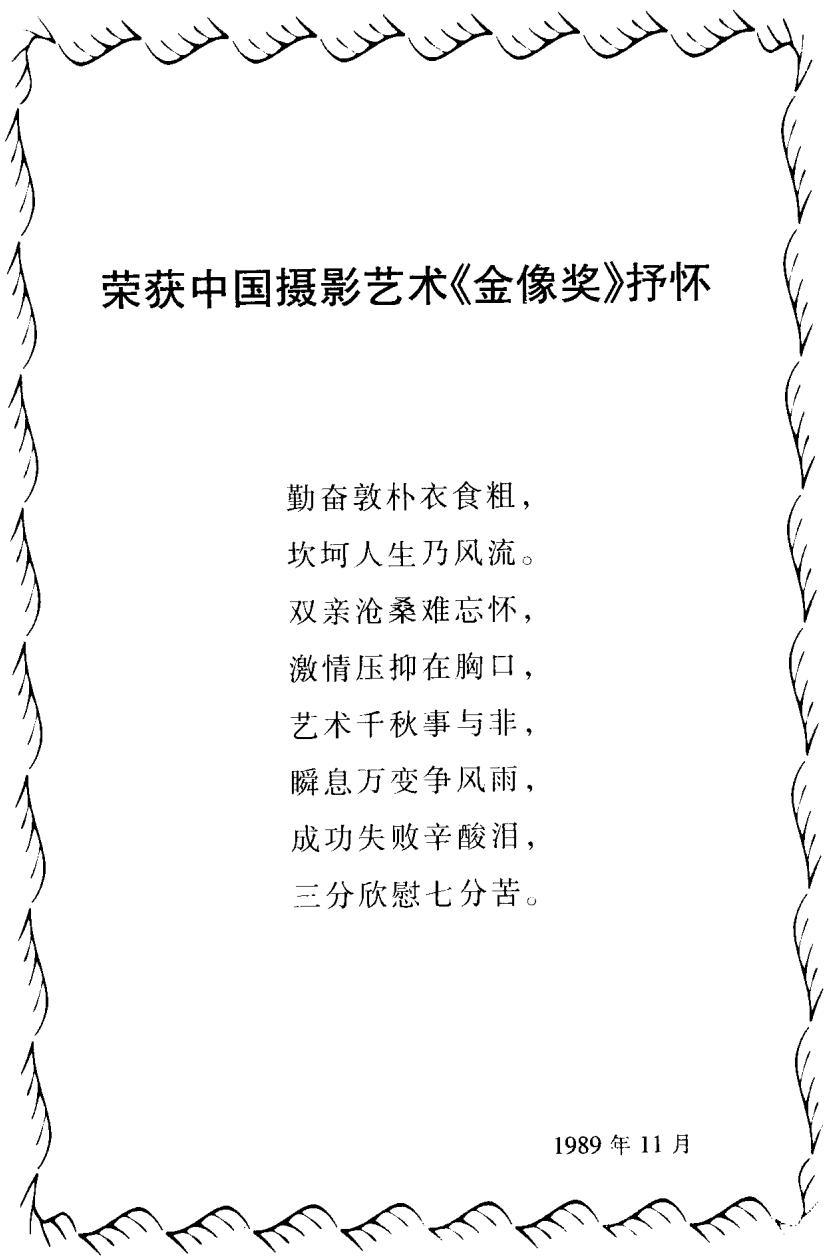
第二，就在全世界追求新科技快速彩色冲印的年代，任谁也弄彩色作品了，可是陈氏独排众议，坚持最传统的黑白作品，而且坚持传统的暗房技巧，把作品处理成极浓极黑极重的色调和色块，黑压压的万钧迫力，看得心头紧紧难息。这份艺术的迫力是陈氏坚持人弃我取的定力作出来的一大特色，也是他在海外和国内获得 120 多项奖誉的原因。

第三，陈氏作品的构图有独特之处，他在暗房的叠印有时是三张底片拼合加工，使作品在普通情况下无法达致，突出了艺术的意匠，他的以马为题材的作品非常夸张，比例特异惊人，大小悬殊，大黑大白，这些艺术夸张都是摄人心魄的，常人不易得见，法国人称之为“陕北老兄使洋人吃惊”，并誉之为与黑泽明及施素得美并列齐名，兴许是这个原因。

陈宝生的摄影作品强调黄土，强调黄土的人，强调黄土地的生活和动感，是他成功的重要诀窍，这是说，艺术家要重视自己的“根”，不必盲目排斥“我”，不必一味追求“洋”——这是我对陈氏的摄影作品匆匆一瞥之后的鲜明的印象和感觉。



作 者 像



荣获中国摄影艺术《金像奖》抒怀

勤奋敦朴衣食粗，
坎坷人生乃风流。
双亲沧桑难忘怀，
激情压抑在胸口，
艺术千秋事与非，
瞬息万变争风雨，
成功失败辛酸泪，
三分欣慰七分苦。

1989年11月



目 录

令人吃惊的陈宝生摄影艺术	龙飞立
阿尔勒城中国惊艳	(1)
陕北老兄使洋人吃惊	(3)
西北风黄土魂慑人风采	(5)
气魄可比黑泽明与施素德美	(7)

第一部分

扎根于民族土壤之中	(10)
继承与创新	(16)
把握黑白摄影艺术的生命感	(21)
到平凡的生活中摄取美	(28)
生活，艺术生命之根	(35)
陕北——艺术创作的沃土	(41)
新意与法度	(46)
把农村题材的照片拍得富有泥土气息	(50)
个性·风格与摄影创新散论	(57)
纪实摄影探究与艺术写真表现	(62)
发挥美术院校优势 办好摄影艺术专业	(68)
风格，摄影家个性的集中表现	(74)

摄影艺术论

摄影构图与散点透视	(80)
当前摄影中的所谓“新时局”	(86)

第二部分

用相机显影百年岁月	(90)
诗意图影之魂	(98)
独辟蹊径的艺术倾吐	(101)
黄土高原的诗 新春生活的歌	(104)
大河奔腾影浪叠翠	(108)

第三部分

黄河初探	(114)
试马的启示	(118)
大漠孤烟	(122)
红装素裹	(127)
铁蹄下的“瞬间”	(132)
捕捉马的“龙性”	(136)
北国的回忆	(140)
搏浪者之歌	(146)
壶口历险	(151)
虎穴探秘	(156)
在生活激流中感受	(159)
摄影的“耐性”与“敏性”	(164)

目 录

峰高无坦途 (169)

第四部分

阿尔勒城的中国热	(176)
中国摄影，就要有中国民族个性与特色	(180)
摄影作品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	(184)
卢浮宫和奥赛博物馆偶拾	(187)
地中海浴场掠影	(191)
马来西亚沙巴艺术节掠影	(195)
澳门漫笔	(199)
西欧之旅	(203)
(一) 德国法兰克福纪事	(203)
(二) 波恩与科隆写真	(205)
(三) 阿姆斯特丹观光	(208)
(四) 比利时布鲁塞尔掠影	(211)
(五) 从卢森堡到浪漫之都巴黎	(214)
(六) 巴黎，艺术文化的摇篮	(217)
(七) 从法国里昂到摩纳哥的蒙特卡罗	(218)
(八) 地中海的原野与尼斯海滨浴场	(220)
台湾婚纱摄影	(224)
后记	(229)

令人吃惊的陈宝生摄影艺术

龙飞立

阿尔勒城中国惊艳

山水蕴秀，地灵人杰这回事是有的。

那年到法国南部，遍游阳光艳照下的名城。踏入阿尔勒城（Arles），一种清俊之气顿然袭人而来——黄昏树影下拍过一张照片，日后再也想不透眼神里怎么会透着那么不可思议的温柔……

阿尔勒实在是神奇的。世界上最神秘的奇才凡·高，就在这儿迸发出生命中最浓烈的彩墨。如果我们为他那些跃动着焰红、向日葵黄、钴矿蓝、滴油的绿……神移魄动，那么我们还得感谢这个城市。也是在这个城市的精神病院，凡·高最后透支了自己最瑰丽的生命。

那是 1890 年。差不多 100 年后，阿尔勒城又再为世界艺术做了一件好事：让国际摄影界“发现”了中国！19 年来，阿尔勒已成为闻名的摄影城。每年夏天，这儿都举行“阿尔勒国际摄影大聚汇”。1982 年，密特朗总统又决定把国立摄影学校设在这里。

可是，这个凡·高心爱的城市，地球上几代摄影名家荟萃的城市，直到 1988 年 7 月，才第一次见到 400 张中国猎影，见到了六个来自中国大陆的摄影家。当年中国是“大聚汇”的主题。五千年中国文明，如何能突破审美的地域的藩篱呢？举办者匠心巧运，挑选了 88 岁高龄的“中国黑白摄影之父”吴印咸，加上中国五个地区的五个摄影家：陕西榆林的陈宝生、上海的夏永烈、成都的高源、北京

摄影艺术论

的凌飞、广州的张海儿。

读者们可注意到我把陈宝生放在名单之首？

不光是我。整个法国传播媒介，都惊奇地发现了他。

6月23日，法国第一大报《世界报》摄影版，推出一个十版巨型“阿尔勒国际摄影大聚汇”特辑。华洋名家，济济多士。他们却独以1/6版的雄伟气势，在头一版正中，刊出陈宝生的《跃马》。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张中国摄影家的黑白杰作，可以在其后的几个月中，不断使法国传媒瞿然惊艳到了这个地步。

（附图：陈宝生的《跃马》）



陕北老兄使洋人吃惊

“阿尔勒市国际摄影大聚汇”，从1988年7月3日到8月15日。陈宝生的《跃马》，已被法国报刊作为这国际摄影界盛事的象征，刊登了又刊登。手头可以数得出的，就有《世界报》、《费加罗报》、《摄影杂志》、《新观察家》……

不简单呀。这次凝聚在“中国”这主题之下的华洋摄影家，从名震寰宇的法国大师亨利·卡地亚—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80岁高龄的美国女名家伊芙·阿诺德(Ceve Arnold)、正在欧洲作中国摄影巡回展的广井久保田……到中国资格最老的吴印咸，精品四百，为何独有这说话带着浓浓陕西口音的陈宝生，令法国人刮目相看？

陈宝生甚至不是省城西安的市民——他是从陕西北边沙漠边缘，长城边上的榆林来的，那儿已经快跟内蒙古接壤了。秃尾河、窟野河、红碱淖……这些地名是不是在你脑海中展开一片莽莽黄土、旷野奔流？

在巴黎凯旋门辐射出来的一条林荫大道上，法国人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欢迎中国摄影家莅临。在那儿，陈宝生老老实实地咧着嘴笑——还没有几个人认识他呢。他给我递过一张名片，上面的职业是“摄影家”，头衔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香港《中国旅游》特约记者、《陕西画报》特约记者”。最末一行才谦逊地写上“一九八七年全国摄影十杰”。

摄影艺术论

法国人也许不怎么理会艺术家的官职与浮名。要他们看得起你，就得拿作品来。这陕北老兄作品气势之壮阔、角度之奇崛……马上把他们唬住了。

“陈宝生有一种极其精彩的空间感。”《解放报》称赞道。

西洋摄影如同油画，多少世纪以来，不管潮流怎么变迭，总有一样是不变的——透视与画面分割的规律。陈宝生的照片却使他们大开眼界：那几乎都是中国画的散点透视。

(附图：陈宝生的“自然主义”散点透视典型：《黄河》)



黄河

西北风黄土魂慑人风采

《世界报》摄影特辑一篇文章，分析西洋摄影与他们的油画一般，总有一个框框，把所有的形象都锁在里头——因为有空间的约束，遂有景物的近远、大小；画面前沿的主体、 $1/3$ 分割等诸般规矩。

中国画却是如此潇洒自然，剪得江山入画来，天籁天鸣天趣足。王维《画学秘诀》就写道：“丈山尺树，寸马分人。”那比例于我们中国人最合逻辑不过——可是洋人一看，画空咄咄：一种画怎么会抛开一切透视原理，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呢？

《世界报》向阿勒尔国际摄影大聚汇的行家们，特别介绍“陈宝生，来自遥远陕西的摄影家——一个杰出的当代例子。”

他的《榆林露天剧场》，那些黝黑的陕北老乡，撑着伞的，脑袋上包着白羊肚手巾的，心满意足地挤在野地里看戏——人山人海，一直延绵到数里之外，绵延到黄土高原无垠的天脚……那人烟浩荡的壮盛光景，吓人一跳；那随意解放固定视点的自由，也使法国专家叹为观止。

然而更慑人魂魄的是《黄土高原魂》——黄土高原上千百载自由地生、自由地死的农民之魂。陕北，穷荒绝漠，无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之美——可是我们看这个美滋滋地抽着一根烟的老羊倌，于那照耀着三十里铺、四十里铺的烈日下，仰望青天，悠悠我思……他的羊群围着他。羊群与奇异光照下粗糙凹凸的砂砾，组成一种梦

幻的气氛……

陕北，又是陕北，自《红高粱》得奖震撼全国后，一阵强烈的“西北风”，夹着马嘶羊号、唢呐笙锣，泼辣辣地席卷关内影坛、歌坛来了，6月份北京甚至有了“中国乡土摇滚音乐”会。《信天游》、《黄土高坡》……以西北民歌为素材的流行曲，以“浑厚淳朴的黄土气息使广大青年歌迷们如醉如痴”（《人民日报》）。

1939年出生的陈宝生，真是赶上了。法国人倒不是凑“西北风”的热闹，他们钟爱他天赋的粗犷与淳朴，“映像强烈而抒情”（《费加罗报》）。

黄土高原魂

